



康 熙 己 卯 重 鑄

鄭 氏 家 範

國 子 監 印

附學吃虧講  
勤俗俚言

本齋藏版

序

達齋鄭子繼厥考

恐園公之志表章

先世遺文并附鐫

其浦江宗人所著  
家範一冊示余  
讀而歎曰人皆知  
滎陽諸君子節義

文章而不知是編  
乃節義文章之所  
自本也傳曰治國  
先齊家又諺曰少

成若天性習慣成  
自然明乎治平之  
必先修齊而諭教  
子弟之不可不嚴

且蚤也自顏之推  
以來如柳公綽王  
文正呂申公范希  
文司馬君寔諸公

皆有家訓而閨內  
又有秦媼鍾郝兩  
夫人遺法所以邇  
隆之世人物彬彬  
雅

風俗淳龐職此故  
也滎陽自相國文  
正公以迄今茲歷  
世綿長簪纓不絕

上則為名，鉅卿  
次亦不失為端人  
正士，至於閨閣之  
中，貞婦、淑媛，代不

乏。人豈非家教整  
肅，漸漬使然乎？而  
浙東一支，代旌義  
門，與開國公之義。

月  
五  
莊義學並炳古今  
三吳固多望族論  
其世積德善而有  
家法者莫榮陽若

矣鄭子緝是編而  
傳之并與恐園公  
家訓及學吃虧諸  
說附梓於先世所



註錄忠孝經之後  
嗟乎豈止為一家  
之範而已乎尚有  
家儀家規及忠國

公省心雜錄鄭子  
將續謀集梓刊成  
宜亟流傳以為有  
家者則效云

康熙四十四年歲  
在壬午中秋節後  
一日與婁東八十三  
叟周裳拜識於書

葦草堂



跋

吾宗自文正公以來以忠孝節義世其家宣  
和帝屢賜御書有世忠堂及勲賢承訓閣名  
炳彪史乘建炎南渡舉族扈蹕從遷於越  
浙閩楚族祖冲素先生一支隸籍婺之浦陽  
累世不析居號稱義門鄭氏代有旌表所垂  
家範一卷務以讀書敦行貞孝節儉砥礪後  
昆不特爲我鄭氏之宗型實舉世脩齊之模

楷也先君子孝友視躬無忝承訓家風常效  
薛包之讓僑居婁土二十餘載竭畢生拮据  
之資發先世奏議遺文次第梓行癸酉孟秋  
養疴萬卷樓中猶力疾校訂命定遠手輯先  
世所註錄忠孝諸經并屬繕寫是冊附鐫帙  
後以勗吾宗姓且冀當世君子共採擇焉定  
遠無似不克祇承遺緒顧念先子表章先澤  
之志不忍聽其湮沒黽勉竣工謹識數語於

末簡

康熙己卯長至日玉峰宗孫定遠謹識



重識家範後

右家範一卷義門第六世祖建康提領崇祀  
鄉賢諱大和公所以垂範子姓者向刊入昨  
非齋據德續錄及居家必備中先君子志在  
表章於上世遺文纖微必錄以茲爲齊家示  
後之宏規益加兢兢不怠嘗舉以語定遠曰  
此非特一家之範而實可爲凡有家者之矜  
式也定遠仰遵遺命與先忠肅先貞孝諸公

經濟鉅籍並壽棗梨辛巳仲冬黽勉竣事適  
平江宗人郵致漢崔叔手錄先世所著家儀  
等書示覽竊見內載此卷視舊較多十之六  
七蓋由義門後昆推廣建康公未盡之意遞  
相增加至百有餘則訓誡益復詳明誠可範  
後勵俗緣是刻告成在先未便更張姑仍舊  
本竊謂約而能該簡而易曉用以示我後人  
亦率祖攸行之意耳粵稽前史所載建康公

從孫諱濂者勝國初應召奎闕高皇問治家  
所以長久對曰謹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  
因以家範家儀進御深被嘉獎會東宮官屬  
闕詔舉孝廉節義之士廷臣咸以鄭氏對高  
皇曰鄭氏知之素矣其里人王氏亦倣鄭氏  
家法皆可選用乃徵兩家子弟爲春坊左右  
庶子後僉人誣其家與權臣通財禍幾不測  
高皇特原之曰我知鄭義門無是也人誣之

耳名對殿廷賜官有差此皆垂諸史冊班班  
可考定遠無似莫能揚闡先德於  
熙朝竊欲以家儀一書并文正公啓後錄貞孝  
先生宗法先君子省心雜錄續謀彙粹以成  
一家之典型奈今歲薄產半蕪苦於垂橐未  
獲副願容俟異日力圖云  
皆

康熙四十一年歲在壬午室月重陽後五日

達齋居士定遠再識



書榮陽家訓後

忍翁先生與先君子交最善晨夕往來恒無  
間威嘗侍側時獲祇領緒論佩服不敢忘今  
先生升遐數載先君子亦捐館舍追思之下  
有餘恫焉壬午春世兄達齋以先生家訓數  
則示覽皆崇實黜華正身治家之切要欲續  
刊義門家範後以垂誠後昆捧讀之不啻如  
聞當年面命嗟嗟老成雖謝典型尚存不特



爲榮陽之家訓實可爲舉世之矜式凡屬同志皆宜什襲一通遵守勿替者也

順示賢習崇實黜華世姪董慎威謹識

言餘同書壬午春廿八日董慎威以次之家訓

次生代思遠謹識

同書嘗於湖湖

志餘決出泉

書

識先大人家訓後

余家夙承詩禮敦尚古處累世皆有家法垂

之譜牒以故先君子平生慷慨尚義於財物

曾無少愆而獨於吉凶儀節必兢兢守禮未

嘗稍越嘗慨時俗浮華恐後人隨波而靡有

墜先烈因述家訓十餘則昭示不肖輩俾子

孫永守素風閱此則先君子平日之裨躬正

大歸真返樸概可見矣定遠無似不克稍慰

先志負戾實深惟念先君子夙昔表章先澤  
凡我祖宗垂訓如文懿公之家軌文榮公之  
家則文簡公之家開端靖公之塾範文貞公  
之家誠文肅公之訓家全書忠宣公之居家  
雜訓僖靖公之宗範文正公之啓後錄訓儉  
說退耕公之義莊條例貞孝先生之宗規疊  
遺播遷僅存什之二三遺命定遠多方蒐輯  
迄今未成全璧惟茲家訓不亟流傳以垂不  
朽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則定遠罪益  
莫贖用敢錄付剞劂與義門家範並勗後昆  
并公同志倘

當世好古君子不以是爲迂疎寡當採擇一二  
以共挽頽俗是先君子之願也亦不肖定遠  
之所敬拜下風者也 昔

康熙壬午仲春不肖定遠百拜謹識

重識家訓後

定遠窶人也亦愚人也家有水田三頃一  
遇旱潦恒至餬口不給性迂拙又不能舍  
是而別爲資生之策祇知遵祖訓布衣蔬  
食儉約自守以冀不墮先人之遺緒奈年  
垂半百日與病魔相親濱危者屢每悼兩  
先人窶窳未營萬死莫贖復念兩娶惟子  
女四人長者締婚至戚彼此相諒于歸已

久次亦訂盟儒素子立意不受分文可無  
間言長兒已及婚媾之時幼尚在童穉所  
聯姻好咸屬詩禮之家諒不少逐時趨較  
量錙銖予亦惟有恪守前規不敢徇紛靡  
之習以墜累世素風縱有不獲見原而非  
笑之指斥之子亦聽之而已語云兒孫自  
有兒孫福多疾之軀不能爲兒孫作遠憂  
也茲幸諸先集剞劂告成捧讀先君子家  
訓不禁感慨繫之復贅片辭以寫病懷云  
爾

康熙癸未夏五不肖定遠再識

目錄

達齋居士輯

男肇熹

發祥校

建康公家範原本附忍園先生家訓

介菴公手書學與虧三字

顧未齋先生跋

曾王父學與虧訓

書學與虧訓後

過淫說

勸勿損子墮胎

勸不食牛小引

何必殺生說

鄭氏家範

附忍園先生家訓

義門鄭大和著

宗孫起泓同男定遠重訂

孫

肇熹發祥

校字

內外屋宇大小修造工役家長常加點檢委人

用工毋致損壞

親賓會聚若至十人不許於夜中設宴時有小

酌亦不許至一更晝則不拘

子弟未冠者。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古有是法。非  
惟有資於勤苦。抑欲其識齏鹽之味。子弟未冠者。不許以字行。不許以第稱。庶幾合  
於古人責成之意。子弟年十六以上。許行冠禮。須能暗記四書及  
一經正文。講說大義。方可行之。否則直至二  
十一歲。弟若先能。則先冠。以愧之。  
子弟已冠而習學者。每月十日一輪挑背已記

之書。初次不通。去巾一日。再次不通。則倍之。  
三次不通。則分紛。如未冠時。通則復之。  
子孫有妻子者。不得更置側室。以亂上下之分。  
違者責之。若年四十無子者。許置一人。不得  
與公堂坐。

女適人者。若有外孫。彌月之禮。惟首生者與之。  
餘並不許。但令人以食味慰問之。

橋圯路淖。子孫倘有餘資。當助修治。以便行客。

或遇隆暑又當於通衢設湯茗一二處以濟渴者自六月朔起至八月朔止

子孫須恂恂孝友見兄長坐必起行必以序應對必以名毋以爾我諸婦並同

子姪年雖六十者不許與伯叔連坐違者家長罰之會膳不拘

卑幼不得抵抗尊長其有出言不遜制行悖戾者姑誨之誨之不悛則重箠之

子孫受長上訶責不論是非但當俯首默受毋得分理

子孫固當竭力以奉尊長爲尊長者亦不可挾此自尊攘拳奮袂忿言穢語使人無所容身甚非教養之道若其有過當反覆諭戒之甚不得已會衆箠之以示耻辱

子孫飲食幼者必後於長者言語亦必有倫應對賓客不得雜以俚俗方言



子孫不得謔浪敗度免巾徒跣凡諸舉動不宜  
掉臂跳足以蹈輕儇見賓客亦當肅行祇揖  
不可參差錯亂

子孫不得目視非禮之書其涉謔浪淫褻之語  
者見卽焚毀之妖幻符呪之屬並同

子孫毋習吏胥毋爲僧道毋狎屠豎以壞亂心  
術當時時以仁義二字銘心鏤骨庶或有成  
廣儲書籍以惠子孫不許假人以致散逸仍識

卷首云某氏書籍子孫是教鬻及借人茲爲

不孝

子孫自八歲入小學十二歲出就外傳十六歲  
入大學聘致明師訓飭必以孝弟忠信爲主  
期至於道若年至二十一歲其業無所就者  
令習治家理財向學有進者不拘

子孫年十二於正月朔出就外傳見燈火不許  
入中門入者箠之

子孫爲學須以孝義切實爲務若一向偏滯辭章濶所不取此實守家第一事不可不慎

子孫年未二十五者除綿衣用絹帛外餘皆用布除寒凍用蠟屐外其餘遇雨皆以蓆屨從事三十里內並須徒步若初到姻親家者不

拘

子孫年未及三十者酒不許入唇壯者雖許少飲亦不宜沉醕杯酌喧呶鼓舞不顧尊長違

者責之若奉延賓客惟務誠懇不必強人以酒

子孫當以和待鄉曲我寧容人毋使人容我切不可先操忽人之心若累相凌逼進進不已者當以理直之

子孫不得惑於邪說溺於淫祀以徼福鬼神

子孫處事接物當務誠樸不可置纖巧之物務以悅人以長華麗之習

子孫毋得與人眩奇鬪勝兩不相下彼以其奢  
我以吾儉吾何害乎

俗樂之設誨淫長奢切不可令子孫及臧獲輩  
習肄之違者家長箠之

子孫不得畜養飛鷹獵犬專事佚遊亦不得恣  
情取饜以敗家事違者以不孝論

子孫不得妄肆威福圖脅人財侵陵人產以爲  
祖宗植德之累

子孫不得無故設席以致濫費惟酒食是議君  
子不取

子孫不得私造飲饌以徇口腹之欲違者姑誨  
之誨之不悛卽責之產者病者不拘

凡遇生朝父母舅姑存者酒果三行亡者則致  
恭祠堂終日追慕

壽辰旣不設筵所有襪履亦不可受徒蠹女工  
無益於事

家中燕享男女不得互相勸酬庶幾有別

家衆有疾當痛念之延良醫爲之救療

諸婦必須安詳恭敬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禮待姊妹以和然無故不出中門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如其淫狎卽宜屏放若有妬忌長舌者姑誨之誨之不悛則責之責之不悛則出之

諸婦媒言無耻及干預外事者當罰拜以愧

之

初來之婦一月之外許用便服

諸婦工作當聚一處機杼紡績各盡所長非但別其勤惰且革其私

主母之尊欲使家衆悅服不可使側室爲之以亂尊卑

每歲畜蠶主母分給蠶種與諸婦使之在房畜飼待成熟時却就蠶屋上箔須令子弟直宿

以防風燭所得之蠶繭當聚一處抽繅更預先抄寫各房所畜多寡之數照什一之法賞之。

諸婦每歲公堂於九月俵散木綿使成布疋限以次年八月交收通賣錢物以給一歲衣資之用公堂不許侵使或有故意製造不佳及不登數者則準給本房甚者住其衣資不給有能依期登數者照什一之法賞之其事並係羞服長主之

諸婦育子苟無大故必親乳之不可置乳母以饑人之子。

諸婦之於母家二親存者禮得歸寧無者不許其有慶弔勢不可已者但令人往諸婦親姻頗多除本房至親與相見外餘並不許可見者亦須子弟引導方入中門見燈不許入會違者衆罰其夫。

婦人親族有爲僧道者不許往來

朔望後一日令諸生聚揖之時直說古列女傳  
使諸婦聽之  
女子年及八歲者不許隨母到外家餘雖至親  
之家亦不許往違者重罰其母  
男女不共圍溷不共溷浴以謹其嫌  
春冬則十日一浴夏秋不拘

男女不親授受禮之常也諸婦並不得用刀鐸

工剃面

莊婦類多無識之人最能翻鬪是非若匪高明  
鮮不遭其聾聵切不可縱之來往歲時展賀  
亦不可令入房闈

家訓

附錄

榮陽後裔鄭起泓忍園甫述

男定遠謹訂

孫

肇熹  
發祥

校字

治家必制財用之節稱家有無以為衣食之用  
吉凶之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若過飾婚喪  
炫耀器服約而為泰時紬舉羸則旦夕覆亾  
之道也

勤儉爲成家之本。男女各有所業。夙興夜寐。黽勉同心。以爲長久之計。日逐所用。亦宜節省。量入爲出。慎勿侈靡。驕奢。晏安懶惰。嫁娶聘奩。悉從簡約。如此則衣食常裕。而先業不墜矣。若畏人談笑。費無益之財。敗家孰甚焉。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聖訓也。治家法。此閨門。未有不嚴肅者。即使家道貧富不齊。如饁耕採桑。操井臼之類。勢所不免。而清白家風。

自在。若徇財妄娶。門閭不稱。家教無聞。又或賦性不良。凶悍妬忌。傲僻長舌。不務儉勤。皆爲家之索。古云。教婦在初來。擇婦必世德。所宜慎之。

禁止師巫邪術。律有明條。蓋鬼道盛。人道衰。理之一定者。故一切左道惑衆輩。宜勿令至門。若婦女識見庸下。其易惑尤甚於男子。致種種哄誘。至有不可名言者。凡三姑六婆。務嚴



杜其往來以免後悔此是閑家最切要事

周禮嫁子娶婦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儀禮士婚

禮五禮皆用雁爲贄

左傳所謂委禽是也

惟

納徵用儷皮束帛文中子曰婚娶論財夸狃之道君子不入其鄉古者婚姻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司馬溫公言世俗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粧之厚薄將嫁女先論聘財之多少是乃駟僮賣婢鬻奴之法豈得爲士大

夫婚姻哉余家遵祖宗遺訓冠婚喪祭各有定制凡納采納徵用幣少不過兩多不過十釵釧果實外別無他物嫁女粧奩各隨力量近見人家聘禮豐盛者不倒篋傾囊則鬻田典產徒炫一時耳目罔顧日後艱難資粧盈備者用盡多少心計始得成就翁姑猶不滿意苟或壻之不肖不數年間糜費殆盡思之可爲太息我輩聯姻凡百禮儀務敦儉素勿



身始誕之辰。實母氏劬勞之日。苟一念及。稱  
壽何爲。無父母。豈可謂孝。無君。豈可謂忠。  
疾病專事湯藥。宜也。祈神祭鬼。豈吾儒之事乎。  
禮云。淫祀無福。孔子深絕子路之請禱蓮池。  
亦言聰明正直爲神。未有因賄降福之理。若  
以理言。惟在忠君孝親敬老憐貧救災恤苦。  
戒殺放生。種種陰騭方便耳。旨哉斯言。可書  
諸紳。

宴會過豐。則多戕物命。多費貲財。多折福分。國  
風云。每食四簋。小雅云。陳饋八簋。饗賢以四。  
爲隆朝宴。以八爲極。况在士民。而可踰之。張  
燕公揭屏間曰。殺隨有而設。雖新親不擡飯。  
雖大賓不宰生。東坡所爲安分。以養福。省費  
以養財。遵之當自我輩始。至酒以合歡。只可  
相勸。不可相強。沉湎淋漓。必致生禍。悔且無  
及。何歡之有。賓之初筵。所宜三復。

臭味先諧乃締姻好締姻之後往來宜益親儀  
節宜益畧乃世俗謂新親不可輕褻必冰人  
爲介紹庭實爲先容綺筵爲酬獻禮貌旣縟  
舉行良艱於是往來日稀雖生平相對之密  
友反成情文隔濶之親家是因親得疎也俗  
情癡昧往往若是讀書明理者宜思情義爲  
先一應繁文縟節盡畧去之可也

禮尚往來本乎人情君子交際但盡其在我者  
而已不必過責望於人先子嘗言昔日親朋  
往來之禮銀不過三分五分以至一錢亦有  
攜盒酒舉賀者三五相約共一盒酒然酒不  
過一壺盒中物不過小菓小菜三五品客入  
門與主人一揖卽舉觴行酒賓主酬酢俱不  
過三酬酢已畢賓主交拜自是賓不更修儀  
主不復請謝而情意亦自周洽何其古雅簡  
便也迄今靡文日盛到處人情三錢五錢其

爲苦累十倍征徭有因而廢家併至廢禮者  
有較量往來厚薄寢成讐怨者風俗浮囂何  
所底止今擬婚姻及大禮從宜用幣其尋常  
賀奠自一錢至五錢皆爲厚禮不可更加賀  
祭等軸所重在文用紙爲便錦軸金字濫費  
無益通屬可省

子女初生三朝滿月慎勿置酒張筵戕害生命  
惟齋沐更衣具酒菓抱子告於祠堂世俗催

生送羹之禮糜費無益概宜謝絕子女須自  
乳哺不可委之乳母嘗見人家用乳母者僱  
直服食稍不如願反令其子寒暖失時飢飽  
無節或跌撲驚傷隱蔽不言致疾莫知所自  
且乳母中端潔者寡常生意外之虞不可不  
慎

士耻惡衣惡食士而懷居聖人皆不與其爲士  
蓋士之所以異於凡民在乎志道役志衣食

與居是逐外忘道也而烏乎士故子路不耻  
緼袍夫子許以何用不臧顏子簞瓢陋巷不  
改其樂夫子再言賢哉以重美之今人只爲  
體面二字壞多少事夫不言身心而言體面  
則非吾身緊要事可知孰得孰失是在能辨  
之者

喪禮所以慎終今俗親喪衣衾棺槨漫不加意  
惟鋪張祭儀務爲觀美

記云喪禮與其哀不

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廣

集浮屠大作佛事

居喪不作佛事詳家禮及

諸賢語錄舊時守禮之家多不用此先介菴

開陽兩公論之甚詳

治酒食以待弔客

禮行

弔之日不飲酒食肉朱子語錄謂喪葬時只  
當以素食待客近思錄云程子葬父周恭叔  
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丘瓊山言世俗於親賓弔奠往往設席以待

之裂帛以散之是呂氏所謂如待以常賓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非禮也

具鼓樂

以炫鄉里

婚禮不用樂况居喪乎禮君子哀

樂不同日知悼子在殯平公鼓鐘杜篋援子卯不樂之義公爲引過宋真宗宴節度使張旻以王旦在殯不舉樂仁宗時富弼母薨禮院請罷春宴聲樂詔并罷宴君之於臣尚如此記稱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葬

用樂大爲不可風俗敝壞莫此爲甚士君子曷可蹈之至苟可自立一應贈賻槩宜謝却乃世俗至有較量厚薄者傳云喪人無寶仁親爲寶親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夫亦弗思甚矣

葬之爲言藏也藏者完歸於土之義人子於親之完歸乃假之爲身家謀爲後嗣計不曰風水未宜則曰方向年月不利致使暴露滋久

遺恫何如宜按古禮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使風不露水不齧蟻不侵足矣先民有言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此風水之說也若堪輿家言五音姓氏八方封位九星形勢等說誕妄不經孝子慈孫慎勿徇諸

禮莫重於祭祭之所貴誠與敬而已今人但知庶品之豐儀文之備謂能盡祭祀之禮而於誠敬何有卽或勉強於一時豈能動冥漠格

祖考必先素有暗室屋漏之學以孝弟爲根本一其心志肅其視聽潔其氣體澄其思慮聚得自己精神方能與祖考精神相接若平日不率父祖之教放僻邪侈墜其先業當對越祭告之日慚愧不暇何面目見祖宗而致其誠敬哉或生時不盡孝養沒後雖列五鼎三牲終日追思感慕祖考亦未必肯來歆故人子以親在竭力孝養爲第一義



人于以歸亦歸氏者終欲一善

主神教日進思效然厥後亦必自來

其端始若短主非不說其終歸

既終古之日非外不厥其自是實

口不勝其言

其終古之日非外不厥其自是實

其終古之日非外不厥其自是實

其終古之日非外不厥其自是實

先介菴公書

學



顧未齋先生小跋

虧者盈之反也。人情好挾權力，鼓智巧，每事求盈，已以虧人不察。夫物我一體，彼此同欲，已可以獨盈，人可獨虧乎？况滿盈，神人所忌，稍盈則虧之者至矣。自虧者詎不為盈哉？學喫虧，患其不能而勉強修為之，謂嫌於近小，然克之舜與跖，所由以分人。人學喫虧而天下無事矣。真愚先生齒踰八十，追憶髫髻年，見介菴鄭公座右

遠齋定遠重錄

虧

揭此因手書以自警庶幾聞衛武之風而興起  
焉者嗚呼善哉間特示予謂當著數語以廣其  
義嘗記先諭德桂軒府君平日亦諄諄以爲訓  
曰人嘗喫些虧好過不肖佩服不敢忘仁人君  
子之用心先後一轍如此於真愚之請重有感  
焉敬書以歸之

達齋居士重錄

先曾王父學喫虧訓

世俗勸人持齋布施戒殺放生誠可消業生福

然不若勸人學喫虧業日日消福日自長也郊

八九歲時先大父以刊板字一幅示予上有學

喫虧三大字下有顧未翁先生小跋此祖訓也

我家自宋迄今謹守家法惟以此耳予從幼遵

祖訓凡事不敢占便宜亦不計利至今衣食不

乏未始非喫虧之報今每見損己利人損人利

已者果報昭然。纖毫不爽。追思五十年前遺蹟。遍覓不得。特鐫此以勸我宗。守而勿失。并勸作善諸君子。亦共勗之。無斁功德。誠不可思議矣。昔

崇禎癸酉歲承訓後人鄭之郊敬書

書學吃虧訓後

謹按學吃虧一訓。實爲立身處世切要之務。富貴貧賤俱可行之。先朝林尚書退齋爲一代名公。每事克己。退讓臨終。子孫跪請遺訓曰。無他事。只要吃虧。夫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吃虧。敗多。少事而甘心退讓者。徃徃陰受其福。但世人利益念切。每云寧我負人。無使人負我。平居惟務損人利己。孰有肯損己利人者。姑無論財物重

大必思肥已卽錙銖之末誰能吃虧無論名利  
關頭不肯讓人卽語言之微誰能吃虧無論貧  
賤營生每圖自利卽貴富已極誰能吃虧要之  
占盡便宜者寧能受用一生故從來肯吃虧人  
未必始終吃虧得便宜人難保始終便宜彼蒼  
冥冥之中昭報自是不爽俗諺有云要便宜處  
失便宜良不誣耳先傳臚介菴公嘗手書學吃  
虧三大字垂訓後人子孫世承不替六世祖貞  
孝先生特授之梓用以自勉并以勉後人崇禎  
癸酉曾王父保御公復爲學吃虧訓廣行勸世  
予捧讀數過不禁惕然曰世人不肯吃虧緣未  
嘗學之耳試逐一學去則吃一分虧必享一分  
福吃十分虧必享十分福其與不肯吃虧之召  
禍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予又何  
煩更贅一辭

嘗學之且信一學去傾如一合醴必享一合  
于耕藉爨豎不禁粃然曰世人不肯出醴豈未  
笑西會王父和嶺公斯爲學如醴情黃汗博世  
崇去主耕耕之耕用以自煥并以煥於人崇齋

○ 過淫說

百善莫過乎戒色故淫爲萬惡首人情莫不欲  
壽而色能令之天人情莫不欲富而色能令之  
貧人情莫不欲貴而色能令之賤夫色者禍胎  
也淫者孽阱也我所謂天非必縱欲耗精以至  
喪其天年也我身本可壽因一時之淫而彼蒼  
已默爲減算我所謂貧非必揮金贈珮以至廢  
爾家產也我身本可富因一念之淫而天鑒不

遠遂使困苦畢生我所謂賤非必鑽穴踰牆以  
至淪於污下也我身本可貴因一女之淫而陰  
譴所至遂使顛沛終身古來紀載才士文人曾  
不得博一科名往往坐此且冥律有云奸人妻  
者以絕嗣報奸人室女者以子孫淫佚報則是  
斬宗絕祀敗倫傷化又未嘗不自色基之矣噫  
嘻枕夕之歡娛幾何奪此身無涯之福祿情慾  
之癡狂一過結此生未了之冤讐調琴搆賦豈

曰有緣擲菓偷香原非貞士坐懷不亂尊爲聖  
人閉門不納纔爲男子色之當好不當好孰得  
孰失何去何從誠一深思必能自辨之者至聖  
經云天道福善禍淫正史所傳淫亂之害最多  
內典所謂華報披卷卽得之予不多贅

達齋主人漫筆

勸勿損子墮胎

蓋聞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雖鳥獸蟲魚猶見而  
憐之不忍傷况人爲萬物之靈顧忍之生而致  
死乎梓潼帝君救劫章云性根不壞方得人身  
天神誦章始離母腹愚人不禁情欲嬰兒有何  
罪愆揆以正條倍於故殺殺人償命理所當然  
苟有人心者宜乎凜然生畏矣今世俗庸愚有  
傷家貧而不舉者有私孕而欲滅迹者有因生



女多而溺死者有欲改適而致損者有互相爭鬪而觸傷者有怒兒啼哭打擲至斃者有視兒不謹死非其命者有主母惡妨女工勒令墮溺者種種不可枚舉獨不思此身何來嬰孩雖小總一人身與其殺之於既受孕之後而殘生滅性孰若慎之於未有形之先而謹身節欲乎廷世祖章皇帝時栢鄉魏公以溺女惡習上奏乞而旨特嚴其禁復命

**諭**群臣曰朕向聞有溺女者猶未之信今覽憲臣裔介奏始信果有其事深為可恨彼父子天性男女應無異視何獨忍於戕害其女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為路人言也因憐其幼小無知誤陷死地故盡人見之不忍豈有親生父母而反忍於溺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朕思上帝好生欲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今殘害始於父母寧不上干天和

是以水旱災荒疾疫兵戈所在有之民生迄未  
得安樂職此故也古帝王泣罪解網皆仰體昊  
天好生之心朕每遇法司論奏重辟必再三覆  
驗求其生而不得然後論決如法於心終惻然  
乃始生嬰孩無罪而致之死慘更何如今雖下  
所司禁革恐未能家喻戶曉必使之感動天性  
永斷此忍根方愜朕懷

聖天子好生惡殺諄諄訓誡若此按律故殺子孫

杖七十徒一年半而採生拆割在十惡不赦之  
條明干法紀陰犯天律人非木石寧忍爲此至  
爲婦女者平日未聞訓典罔知顧忌往往有不  
爲丈夫所知而私自用藥攻墮者是在仁人君  
子閑其家室下逮婢僕使不舉則已舉則必育  
既育尤加意護持勿令無故而殞若夫里巷中  
愚夫愚婦爲之時時稱說因果委曲曉諭俾惕  
然知儆不敢狠心毒手一至於斯則所全實多

較之放生戒殺其功不更大哉

達齋主人漫書

○勸人不食牛小引

自古仁人戒食牛者多矣因牛代人耕比他

物更不同犁田時一牛代幾人之力屢水時

一牛代幾人之勞日不足繼之以夜舉趾稍

遲鞭箠加之至油車磨坊寒暑不輟其苦尤

甚人飼牛不過枯柴荒草而牛之盡心報人

可謂極矣至牛衰無力一旦鬻與屠沽此等

蛇蝎其心虎狼其腹不必復論第君子遠庖

厨日用烹飪尚戒殺生况牛之爲物其功最  
鉅凡有仁心斷不可食我且嘗與魯國地  
世祖章皇帝諭刻戒牛文頒行天下天子玉食  
萬方猶且愛物我儕薄福常人安可恣其口  
腹旨哉蕭東白戒牛文曰我勸世人勿食牛  
肉服耕效勞反遭殺戮爾食何來忍爲烹鬻  
皮解體分猶張兩日日豈徒張看爾反覆能  
保他年不變爲犢此言簡而盡可以刊施勸

世感應錄曰能勸百人不食牛犬者增壽一  
紀吾今效朱在菴勸人法在菴之言曰吾人  
之戒止於一身一家曷若作一緣冊時爲捧  
持隨身所至宛轉勸化募緣者不費人一文  
錢一粒粟而應募者積福積壽積子孫凡我  
同心豈無隨順從此公置一帙各書姓氏於  
左平日原自戒食者書之以表素志從未戒  
者書之自今日始永不復食發之於中懷臨

之以神明安敢少負若食牛之殃不食牛之  
祥身自爲之身自受之奚待耳提面命而後  
悟哉

達齋主人漫書

何必殺生說

勸人戒殺生文近於禁絕嗜慾見者多不信服  
今有一說既不傷物命仍不廢珍羞曉然告世  
曰何必殺生富人自有膏粱美味何必殺生貧  
人日甘澹泊雖藜藿尚且不厭何必殺生美味  
如燕窩魚翅之類甚夥下此銀魚蝦尾亦恬澹  
可食何必殺生江海所生鮮物及山禽野獸罾  
弋來售者亦復不少任我烹飪都成美味何必

殺生日用至便無踰几上肉欲食鷄鴨取市上已割者魚蝦類取肆中已斃者此非假手於人也勢不能禁絕天下人宰屠但不爲我而殺庶幾可食只鮮鶩無殺過而鬻者鰻魚蟹蛤一死便不可食此數物似未免於殺然天下美味多矣何爲偏欲食此數物偶欲食之亦可於酒肆中求之何必殺生惟祭祀用鶩以他物代之不爲不敬不然借血食爲辭而自供匕箸也誰可

欺乎凡一切吉凶事設讌會俱如是法平日先書於壁曰戒殺親朋豈盡貪饕者而責備我少此數物也由此觀之何必殺生昔蓮池言之詳矣生日不宜殺生生子不宜殺生祭先不宜殺生婚禮不宜殺生讌客不宜殺生至云祈禳不宜殺生世人有疾殺生祀神以祈福祐不思己之祀神欲免死而求生也殺他命而延我命逆天悖理莫甚於此矣正直者爲神神其有私乎

此一則尤爲真切語云爲父母則禱愚以爲祭  
餘仍不宜自食今人之病無非見小利平日以  
糠粃養肥鷄鴨欲食則提起割之何等便益若  
買熟物頗覺費錢卽買生者自殺比買殺過者  
仍便益幾文因此勸其戒殺多不肯從嗟嗟若  
是爲己何吝此幾文錢若是爲人又何吝此幾  
文錢旣吝此幾文錢何不於他物少減幾文以  
補足之而必忍心如足耶夫亦見世有放生者  
其視財爲何如也至殺之之時慘狀難以言盡  
佛卽有云水中游林間戲何忍將來充口計須  
臾活捉在砧牀口不能言眼還覷或搥搯或刀  
刺牽入湯鑊真可畏推毛拔羽刮皮鱗剖骨剜  
心猶吐氣誦此能不惻然東坡嘗買十鳩中有  
四活卽放之買魚先以水養之活者便放從此  
可以類推勸人當不得不殺之時原有可以委  
曲處置善全物命之法何必殺生





迄明德先生理學  
名家居妻聲稱尤  
熠無何世遠舉業  
家鉅釘口耳道之

不行由不明也恐  
園翁菟翰先世遺  
文重加訂正以與  
當與名人共讀之

皇前美功斯茂  
翁有自撰省心雜  
錄以其心之所自  
得者而筆之於書

咸切問近思之旨  
藏笥未布翁以世  
者有年達高念乃  
考彛謨不能湮沒

不傳將以省心錄  
與家訓次第剖劂  
表揚亦特以善與  
人同之意推之而

準是大字與人為  
善詎云小補之哉  
孔門傳授心法有  
綱有目原因此心

家為靈妙然亦操  
則存舍界止是以  
言危却不得一任  
自然天降予這箇

性分便將性分與  
功夫而並賦之合  
下煞要照管省之  
於其危則危者得

安省之於天微則  
味者日歎爰惟先  
軍語荒浚心歲莊  
渠心說心歲解陽

明三歲殘篇軼帙  
亦在若存若亡之  
間今得恐園翁之  
所為省心錄者而

一闡農之尤要切  
也吾等平日息偃  
之悠以晨鐘策之  
以千里寺自今伊

始矣

康熙歲次癸未六

月望後之二日

溪居士王御相州

時年九十有一



附錄 王戒菴先生手札

入春以來衰病伏枕不得時親 道渠負歉無

似屬為省心錄題辭容勉省徐思之第恐疎拙

不能闡揚語旨有負 高深耳爾雅註是奇書

并家範惠讀啓迪昏矇感幸何涯謝非言既

弟御頓首

又

省心錄題辭至拙藉 大筆刪改妥當是禱

弟御再拜

又致周雲翁手札

久未得侍請 教益昕夕神馳耿耿之至昨接  
翰示聞 駕卽往江上又未能造晤為歉 令  
倩世兄屬省心錄為引弟自揣謏劣何能為役  
捧錄展誦真意愷摯正世德之所本不獨祇承  
先緒尤吾黨所當共服膺為三省也讀 年翁  
椽筆家範之序言卽所以序省心者也烺烺在

目又何加焉 道駕何日江上回來尚容晤罄  
臨楮企切

御再頓首

坐萬卷樓中焚香啜茗對聖賢簡編莊誦



翻辭金

目文何此無所自驚何日出土回來尚容即鑿

捧錄展誦真意禮學正嶙再勸首本不獨祇承

識省心雜錄後

先君子一生孝友敦禮義勵廉隅清修不

愧衾影雅操推重鄉邦平居酬應之外時

坐萬卷樓中焚香啜茗對聖賢簡編莊誦

不輟每見古今格言法語有可為修身治

家懲勸者輒為採綴日久成帙手錄一通

置諸座右統名之曰省心雜錄準此日用

躬行且以勗勉後人定遠能薄材謏不克

稍自振拔增前人光寵年未半百視茫茫  
而髮蒼蒼齒牙脫落殆盡以先君子精神  
強固什倍於余甫逾周甲而卽世若余毛  
血早衰劬勞莫報祗深少不努力老大傷  
悲之感夙夜不敢卽安惟惴惴焉拮据卒  
瘝梓行先君子校訂諸遺書以竟未竟之  
志七月旣望梓人已於事而竣男肇熹捧  
是帙過庭請曰此亦先王父之手澤盍并

### 售鐫以公

當世使覽者知勸知懲交勉於道德仁義亦

王父在天之所愉快者也

定遠

薰沐長跽

啓讀再周不禁泣下沾襟痛先君子棄不

肖

定遠

歷春露秋霜已九稔矣幾忽忽置

此於斷簡殘編之中而莫之省視茲復展  
卷恍如昔日之耳提面命也追維九稔之  
內無人警策無人訓誡任吾愚戇之性凡

語默動靜事事皆非自愧墮先君子之遺  
訓者多矣今歲自夏徂秋百疾交攻幾至  
危殆念以父母之遺體未克順時頤養致  
嬰疾痛罪益莫贖所賴先君子餘澤不卽  
隕滅得延殘喘冀從斯以往凝神息慮日  
夕奉是編念茲在茲如臨深如履薄兢兢  
業業庶可少幸無過矣乎爰力疾重錄并  
以先君子自訟文綴焉命

肇熹發祥

校正

登梓謹附諸家範之後雖集中所載多往  
哲成言而出自先君子輯定卽謂手著以  
垂裕後昆與先文正公忠肅公貞孝先生  
諸訓並傳亦無不可

肇熹

昆弟勉旃勿徒

視爲紙上空言案頭具文惟身體而力行  
之克副王父期勗之意無若爾父之四十  
五十無聞後悔莫追焉則得矣

肯

康熙壬午中秋日男定遠百拜謹識



省心雜錄

崑山鄭起泓忍園甫輯

男定遠謹訂

孫

肇熹發祥

校字

人生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

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

循理保家之本。

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之

名心齋錄  
謂無後。

讀書不見聖賢爲鉛槧傭居官不愛子民爲衣  
冠盜講學不尚躬行爲口頭禪立業不思種  
德爲眼前花。

讀書喜奔競卽是浮躁淺露之端臨事作矜張  
便有忿戾暴豪之失。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  
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  
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平日之交濫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  
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  
趙清獻公曰吾晝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不  
敢告者不敢爲也。

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宜行惜  
福事。

聞謗則當自修聞譽則當自省。

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

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思君子之九思。畏聖人之三畏。

逆取順取。命中只有這些財。緊走慢走。前程只

有許多路。

腕談曰：千思萬想算來無用，不如

隨緣度日，討得便宜。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

不自是者博聞。

百行之中，孝爲第一。舍此一事，並無學問。舍此

一事，並無功業。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不孝。以保富貴之

心事君，則無往不忠。

五倫惟夫婦之情易溺，故聖人下一別字。朋友

之情易離，故下一交字。

易之家人曰：閑有家。

悔亾

何氏家規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

仁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已者始  
可日相親與若乃邪僻卑污柔佞不情拍肩  
執袂相誘為非者慎勿與之交接

以責人之心責已則寡過以恕已之心恕人則

全交范堯夫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

明恕已則昏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  
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以忠厚貽子孫者昌以智術貽子孫者亾

為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為人作善方便

者後必受惠玄帝垂訓曰遇人倉卒顛沛善

用一言解救上資祖考下蔭兒孫

為生前計無如守身盡分為不朽計無如教子

樹德

暴殄天物及身便受飢寒悖入貨財貽後無非

怨毒

福薄者必刻薄刻薄則福益薄福厚者必寬厚

寬厚則福益厚

皓齒蛾眉伐性之斧甘脆肥濃腐腸之藥

寤言

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而大戒存焉故有

以肥甘為鳩毒衽席為畏途者戒於所易溺

也

問祖宗之德澤吾身所享者是須念其積累之

難問子孫之福祉吾身所貽者是要思其傾

覆之易

柳氏曰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

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

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

毛

心地與陰地相感名陰地須陰德以滋培

諺云

穴在人心不在山方威固云寒微之家僅

能以三尺掩棺而子孫多崛起卿相鼎盛之

族力能以千金買山而子孫多零落草野天

所興廢人力無如之何甚矣堪輿之不足憑



也

與其費及多金為瞬息之樂事何如省之數刻

活千百之窮人

屈已者能處眾好勝者必遇敵

善保家者戒興訟善保國者戒用兵

每因一言一動不忍遂使一生立脚不定

凡事三緘而言再思而行便是聖門訥言敏行

宗旨

不妄求則心安不妄作則身安

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荅人簡

呂大臨曰

有求而不許始雖拂人之意而不害乎信諾

人而不踐始雖不拂人意而終害於信

負才雖高決不可凌人傲物持論雖正亦不可

責備求全

莫苛刻以傷厚莫礪角以沽名無借公道以遂

私情無施小惠以傷大體

無偏信爲所賣無偏向爲所欺

每思於物有濟恒愧爲人所容

明道先生曰一

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宋

葛繁日行利人事或間得無費錢乎指坐間

踏于示之曰此物置之不正便覺人足我爲

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富貴貧

賤俱可行之惟行之悠久斯利益耳

寧使人訝其不來無使人厭其不去

凡天下可憐之人皆不自憐之人故曰無爲人

所憐凡天下可愛之物皆人所共愛之物故

曰不奪人所好

事不可做盡勢不可使盡言不可說盡福不可

享盡

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

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

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

當榮顯常作落寞想處順境常作拂逆想現前足食常作貧窶想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富時不儉貧時悔見時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用心過勞是人之病根觸物易怒是人之禍根習懶偷安是人之貧根縱欲漁色是人之死根

爽口味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張無垢云

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朱子曰今人不能

咬菜根而至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知止自能除妄念安貧便可禁奢心一知貴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覆矣問外却只尚

良田千頃日食不過一升大厦千間夜眠只消

貴八尺而莫言食如粥而求其歡笑富人之

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周子

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凶拙

者吉

纔舒放只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緘默不可乘喜

而多言不可乘快而多事須有包含便有餘

味

見人之欺不露於色覺人之詐不形於言

獨立不愧影獨寢不愧衾

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

忍是身之寶不忍身之殃舌柔常在口齒折只

因剛思量一忍字真是快活方片時不能忍

煩惱日月長大藏經曰六度萬行忍為第一

安得長者言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

處事尤為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何事

不便

好辨以招尤不若訥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

若索居以自全

省心錄云巧辨者與道多悖

拙訥者涉世必疎寧疎於世勿悖於道

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致妬不

若韜精以示拙

事父母承歡順志勝如歿後追思友兄弟和氣

同心勝如路傍結客

彌勒偈云只今現在雙

親就是釋迦彌勒若能誠敬得他何用別求

功德

法昭偈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

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

看

朋友過失相規幸無訐以為直下人才力不及

慎勿暴以加刑

任性之惡慤於任法執理之過即為執私

君子不辱人以不堪不愧人以不知不傲人以

不如不疑人以不肖。

勿恃親密出言戲侮無好脫畧不循禮法。

徐偉

長曰君子無戲謔之言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

面譽之辭有識者未必知感背後之譏銜之者

常至刻骨。

玄帝垂訓曰扶人與推人總是一

般手譽人與毀人總是一般口寧使扶人手

莫開毀人口

勢利薰灼之地不可近天資刻薄之人勿與交

先正法言曰奔趨勢利自取羞辱出入衙門

自招輕賤

退一步前路愈寬緊十分到頭難解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涅槃經曰修橋補路不如

先平心地

存心不仁誦經無益取財不義布施徒勞

趙清

獻公曰知足勝持齋無求勝布施

安得長

者言曰今之施者半及於沙門弟子止矣余以為此不惟施之三寶而當並施之三教不惟當施之三教而當首施之三族

忍一句免終身之悔饒一着添子孫之福

惠莫深於當厄怨莫切於傷心

非意相凌其中必有所恃勿與校則禍事立消

甘言側媚其奸必有所乘漸與疎則醜形自

露

近思錄云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

離間骨肉陰譴必多顛倒賢愚陽禍自及

服飾切忌奢華莫把綾羅作賤三食務從澹泊

免教物命傷殘

古云一片之衣千蠶之命又

云食者甚甘死者甚苦

程子曰人於外物

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

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不知自家身與心已

先不好也

薄滋味以養氣去嗔怒以養性處卑下以養德

守清淨以養道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證。習陰

謀者必得陰禍。作竒態者必得竒窮。

遠師巫尼媪。永杜敗亂之風。近正士端人。久得

道義之助。

蒙南鄉約云三姑六婆與三刑六

害同人家有一於此而不致奸盜者幾希

宗族當睦。譜牒當重。閨門當肅。職業當勤。官賦

當完。爭訟當止。節儉當崇。博奕當禁。

何氏宗

規曰賭博一事近來相習成風凡傾家蕩產

招禍速釁無不由此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做人要精明無蔽。治家要聾啞幾分。

先世家規

妻雖賢幹忌司晨。僕縱才能防尾大。

曰婦女職在中饋不得干預家政如有恣性

越禮輕出閨門銜露面目違背家法丈夫必

痛遏之子孫必泣諫之

何氏曰凡俊麗虛



華之僕不可一朝居也

沈氏社約曰僕從

衣履不可與主人相疑所以正名分而尊其

主也達禮者審之又曰每見宦家僕從遇其

主翁親識屬在寒賤者即肆與抗禮且褻越

之其主翁亦恬然不以爲怪詎非名分倒置

風俗薄惡一大事

何氏宗規曰若同族義

男亦必有約束不得凌犯疎房長上有失族

誼且寓防微杜漸之意

田房貿易得業寧喫三分之虧債負交關取利

莫爲十分之刻

弟兄可讓同根奚至相煎宗族宜敦一本慎無

相食

富莫欺貧常慮極則拚命貧莫鬪富有時錢可

通神

勿聽婦人之言鄰里從此水火勿信童僕之語

親朋自此參商

送還他人祖父之欠契甚於積金傳後清理自

已祖父之遠逋勝於作醮追先

勿倚勢要冰山認作泰山勿比匪人近朱竟忘

近墨

謝絕居間之中見省多少煩惱屏遠過手之錢

財杜異常禍患

戒談人家隱微消紛紛口李下之冤不唆人

家爭訟積世世父慈子孝之福

厚德者寬洪多生賢子薄道者刻吝必致奢男

纔撒几筵便議酒之厚薄品賤可憎喜談閨

闈不疑事跡之有無口孽必報拈屏語云好

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為鬼神所怒不有奇

禍則有奇窮

一事而關人終身總實見實聞不可著口一語

而傷我長厚雖閨談酒謔慎勿形言安得長

者言日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

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傅獻簡公日以帷簿

之罪加於人最爲賧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  
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  
之得無訕乎

論人無拾短而棄長論已無登枝而忘本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着不得一點攻訐念頭  
人屬寒微要思敬禮他着不得一毫傲睨氣  
象

一點慈愛不但是積德種子亦是積福根苗試  
看那有不慈愛的聖賢一念容忍不但是無  
量福器亦是無量福田試看那有不容忍的  
君子大藏經曰人於行住坐臥間見一切衆

生投身死地當方便救護使得生全又曰人  
家小兒頑戲凡蠅蝶鳥雀之類切宜禁戒非  
惟傷生且熾其殺心長大不知仁恕

貪字與貧字相類貪者必貧怒字與恕字同形

怒時思恕

近思錄云克己可以治怒

腕談

云常要認得他人本無忤我意思恕心自生

忿纔興而徐停氣以思之慾初萌而遽猛省以

遏之

伊川先生曰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

之

少作一事少一區畫少聽一言少一煩惱

人能志氣清明自然夢寐無訛

伊川先生曰人

於夢寐間亦可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

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能於無事時常作病想一

切名利心自然掃去

腕談曰終日勞攘有一

事為身心性命否試一反照便覺百念俱消

作賤米穀必有奇禍與奇窮愛惜字紙若不增

榮必增壽

家計有無常須量入為出吉凶禮節要當素位

而行

居家制用云記稱喪用三年之防防謂

什一也凡喪葬所費豐儉之節當以此爲準  
人家婚禮視喪禮所費則豐儉亦自得中其  
有貧者豈可復立準則所謂斂手足形還葬  
而無槨人豈有非之者則婚禮宜盡斥浮費  
所謂迨其謂之足矣 先介菴公禱記云凡  
喪葬不得用樂及信浮屠術士誑誘又云擇  
壻擇婦惟問世德及其賢否若計資聘厚薄  
便是俗態且姻緣天定人家貧富難執一例

一經締盟容貌之妍媸儀物之豐儉再不必  
言矣

與其貪饗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于請以犯義  
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讐不若儉而養福  
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何氏宗規曰奢

靡敗度儉約鮮過不孫寧固聖人有辨世顧  
莫之能行其弊在好門面一念始如爭訟好  
贏的門面則鬻產借債討人情鑽刺不顧利

害吉凶禮節好華藻的門面則賣田嫁女厚  
貲聘媳鋪張發引開厨設供擊鮮散帛浪用  
錢財又如招貴賓宴新壻搬戲許愿預修禱  
福力實不支設法應用挖肉做瘡所損實多  
此皆惡俗可憫可悲

貴於人事中識天理習俗中識古意

近思錄云

人只有一箇天理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迂叟曰人於玩好器皿動輒求古而於吉凶

禮文畧不肯存古意何也

但聞機杼聲音則勤力可知不聞婦女聲音則

閨嚴可法

鶴林玉露曰勤有三益勤可以免

飢寒勤可以遠淫僻勤可以致壽考

景行

錄云觀寢興之早晚可以識人家之興替

一言之善奕代猶蒙其福一念之惡舉世或受

其殃

袁了凡起求進士願許行萬善第後授

寶坻知縣慮無善可行夢神言只所請減糧

一節萬行完矣蓋寶坻田每畝二分三釐七毫公為請減至一分四釐六毫云夫袁公以一言而萬民沾恩萬善完滿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今蘇松浮糧什倍他郡民之引領望減猶大旱之望雲霓也誠得仁人君子一言入告邀恩量減二郡生靈奕世蒙庥奚啻億萬善而已耶

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

內思闕已之邪

耄言云享國王之水土服勞

亦是報恩

蓋世功名當不得一箇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

一箇悔字

書曰矜其能喪厥功 上蔡語錄

胡文定公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的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

唾面自乾追昔賢之懿行犯而不校做大雅之

高風

勸我克已者為吉曜教我好勝者為凶神

天下無自是之豪傑亦無尤人之學問

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凡一日不知非即一

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步可

進

無失口無失足尚須一日三省庶幾無忝所生

不欺已不欺人務求百行無虧方能不負所

學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為處則

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為處無所守所志

所學將何為



安貧五戒

干謁官長

交結貴顯

聯姻富室

過飾婚嫁

拖欠錢糧

省事五戒

廣交友朋

輕赴酒席

安薦館賓

濫與義會

替人稱貸

許靜餘先生有安貧省事各五戒余竊不自揣稍易一二書以自策兼以示我後人云

宅有三十六祥

居家尚禮義

子孫耕讀

儉勤

無峻宇雕牆

六婆不入門

無俊僕

每聞紡織

能睦鄰族。

早完官稅。

庭除洒掃。

門外多士君子。

閨門嚴肅。

尊師重醫。

宴客有節無長夜之飲。

不延妓女至家。

不暴殄天物。

居喪循禮。

交易分明。

女人不登山入廟。

祭祀必恭敬。

幼者舉動稟命家長。

故舊窮親在座。

閨人謙婉。

家僮無鮮衣惡習

不喜爭訟

不信禱賽

不聽婦人言

寢興以時

不聞嬉笑罵詈

婚娶不慕勢利

田宅不求方圓

主人有先幾遠慮

務養元氣

座右多格言莊語

能忍

常畏清議畏法度畏陰隲

右三十六祥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

之不然下手速修所謂移門換向趨

吉避凶之真訣也

竊按孟夫子曰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  
路又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  
人能居仁由義自然天道祐之鬼神福  
之所處而安所遇而吉休祥孰甚焉不  
然者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日  
事陰陽向背以求福祐福祐其可倖致  
乎堪輿風水之說渺茫不足信偶闕空  
青先生論實獲我心書之座隅常以自

檢云忍園主人漫識

盧處道座右銘

天有記性  
不急性

先介菴公座右銘

學契虧不

太一六字經

一字經曰忍

二字經曰方便

三字經曰依本分只五體

三三經不在大藏只在靈臺

九字經

一曰勿欺心

二曰勿妄想

三曰守廉耻

先所南公隱居謠

布衣暖菜羹香詩書滋味長

先守愚公詩

澹泊生真趣逍遥息世機

痛余夙遭閔凶迭遭遷播鵲棲婁濟之一枝節

繫海隅之片席賦索居宅隱憂者十五年於茲

矣壬戌之秋五斗初度客有欲操壺觴而贈賀

言者余撫日月之憂邁暮景堪悲悼年齒之漸

增壯心莫遂嗟何愛矣尚忍言哉於是為文以

謝之曰聞之重趼負米不遺菽水之歡垂老弄

九字經

一日勿欺心

二日勿妄想

三日守廉耻

先所南公隱居語

布衣蔬食養有詩書滋味長

先守誠由主真跡豈豈息甘澹

忍園先生五十自訟文

痛余夙邁閔凶迭遭遷播鶉棲婁澣之一枝匏  
繫海隅之片席賦索居宅隱憂者十五年於茲  
矣壬戌之秋五十初度客有欲操壺觴而贈賀  
言者余撫日月之云邁暮景堪悲悼年齒之漸  
增壯心莫遂嗟何及矣尚忍言哉於是為文以  
謝之曰聞之重趼負米不遺菽水之歡垂老弄  
雛猶有椿萱之樂余則丁年見背中道繼捐闕



地隧以相從終成隔而望嶺雲而何往徒切驚  
心竟抱恨以終天空銜悲於大地繼由卜兆頓  
起闕墻破卵覆巢罔念分荆之一本摘瓜抱蔓  
詎思煮豆以同根未保六尺之軀遑築一抔之  
土致使聞雷而泣先人無墟墓之依有骨何歸  
雙親之寢丘之奠百身莫贖九死奚辭且始也  
勢軋干戈繼則謠成粟布枌榆難戀勉同陳競  
之懷桑梓長違忍效薛包之計等離家之王粲

淚洒各天同赴洛之陸機心傷異井人生至此  
天道何如正使土運黎陽難平恨棧石填武擔  
莫塞愁倉知己爲之增悲周親亦當永歎矣嗚  
呼前非已覺奚待蘧子之年天命未知虛度宣  
尼之齒倘得佳城旣築靈輜有歸瞻列列之行  
楸表青青之森栢則先人馬封之日卽某禽息  
之餘吾事畢矣焉用文爲若使不諒鄙懷遽辱  
登堂之祝相沿俗態漫爲舉爵之文心因觸以

添悲顏彌增而益厚君子雖有心而奎止鄙人  
寧無道以避之六日不詹暫學風人之意十旬  
弗反聊泛五湖之舟客曰夫夫也一似重有憂  
者宜將憫之而又何賀耶勿以俗情辱茲高誼  
余起拜謝客亦從此而逝

忍園先生六十自訟文

先是五十初度親朋欲爲余稱祝余堅謝之閱  
十載花甲周矣客歲痛遭內子之變家人練冠  
麻衣余未之許易也昔之欲賀者復攜觴而至  
以壽言見贈謂窳窳營而先魄安矣家乘修而  
宗誼輯矣祀典復遺書刊而紹庭繼序之志慰  
矣是數者皆美德不可不賀也古亦有之今何  
不然余應之曰古之所爲可賀者蓋自有說在

昔華封之祝曰多福多壽多男子詩之頌魯侯  
曰爾富而壽子之稱舜曰祿位名壽蓋有富貴  
以耀其身有子孫以裕其後四者備而福全非  
是則不足賀也是故牙璋紫綬願添東海之籌  
金穴銅陵益進南山之祝蘭馨謝室君子樂胥  
桂滿燕山都人稱慶天以此報於其人人以此  
承天之祐開瓊筵酌康爵藉宗族交游以爲光  
寵不亦宜乎今余自顧一無有焉余祖宗占籍

崑山四百餘年矣簪纓組紱焜耀史編延至於  
今聲華蕭索未得邀一命之榮以承先澤以大  
門閭致使金張舊族日就凌彝樂郤家聲流爲  
氓庶此不宜賀者一也不幸播遷遺產蕩盡家  
餘四壁幾同原子之長貧室受一廛如等魯人  
之懸罄問田園以何在滿目汙萊嗟餅壘兮常  
虛取盈質貸遜計然之貨殖乏陶朱之謀生此  
不宜賀者二也若夫過庭而趨僅有守經之一



原件破损

含飴以弄尚無繩武之雙恒懼對首孤竹難待  
孫謀昌熾韓公所謂在子在孫惟米人而已此  
不宜賀者三也而况桑梓無依王子登樓以遙  
望井疆各別黎臣寓衛而靡同曾無期功強近  
之親惟守祖宗喫虧之訓隱忍苟全以庶幾告  
無罪於鄉黨耳其又何敢撫馬齒之加長妄爲  
夸張以貽笑於一時也耶客乃斂容而起完璧  
以歸遂去不復言賀



